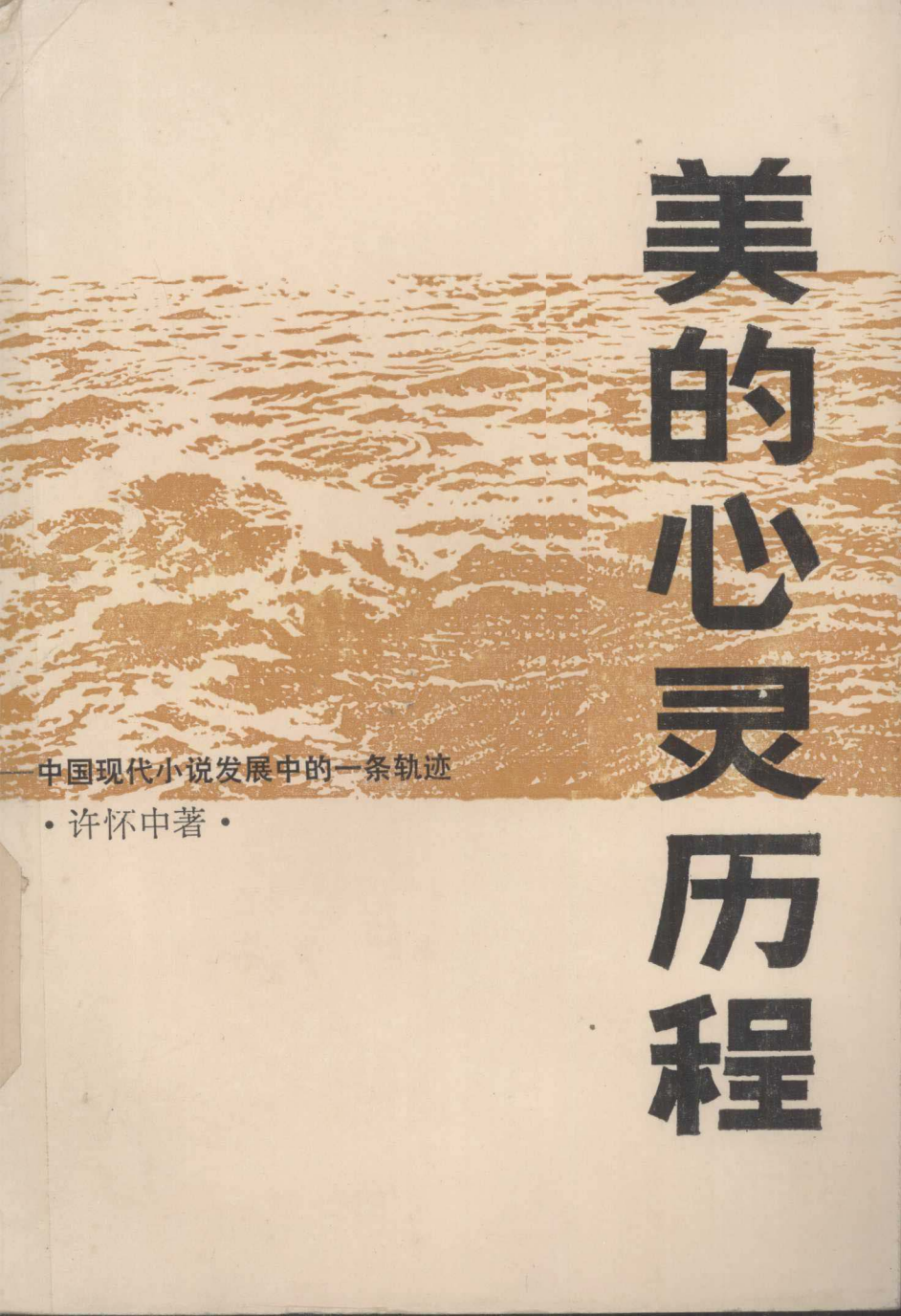




美的心灵历程

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一条轨迹

· 许怀中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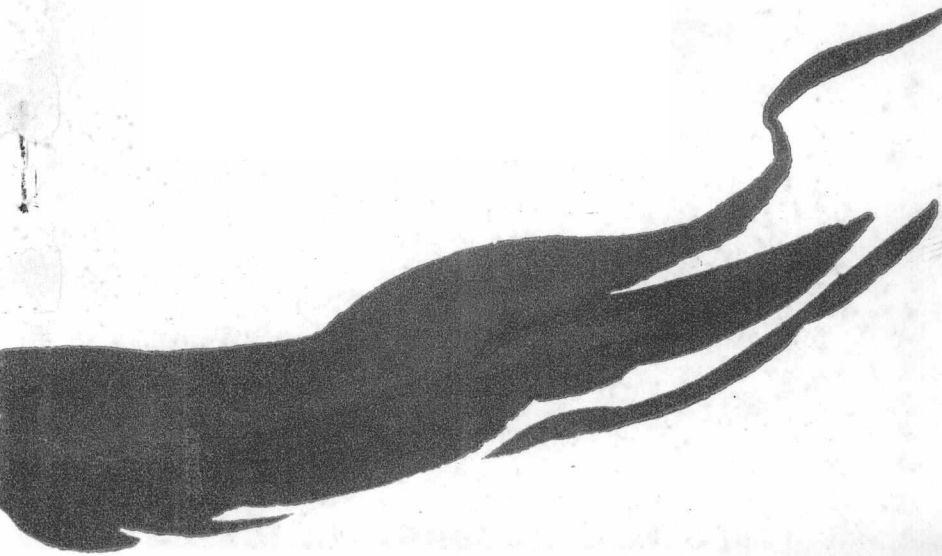
美的心灵历程

——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一条轨迹

许怀中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南昌



目 录

序 论	(1)
第一编 新的“人的觉醒”的文学	(26)
一、人的觉醒	(26)
二、以觉醒者的解剖刀，剖析卑微的人的灵魂	(34)
三、“人化”文学的崛起	(40)
四、对人生探索的文学	(44)
五、觉醒后无路可走者的心灵写照	(66)
六、表现自我是人的觉醒	(88)
七、特殊的风土人情描写与普遍的命运挣扎表现的文学	(106)
八、人的觉醒，在文艺和审美领域广泛反映	(117)
第二编 发现“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种人的文学	(127)
一、革命者心灵的开拓及“革命的浪漫谛克”	(131)
二、“幻灭感”小说和“激愤”小说	(145)
三、“左翼”文学对新人心灵的新探索	(156)
四、以较长的篇幅，刻画多种多样人物的复杂变化心理	(167)
五、追求新潮流小说家与时代同步	(185)

六、“故事新编”中的心灵探索·····	(195)
七、向心灵深处开拓，对“革命浪漫蒂克”倾向的 “反拨”·····	(201)
八、“人性美”的追求和潜意识心理的挖掘·····	(215)
九、新崛起的东北作家群，掀开另一社会中心灵的 帷幕·····	(229)
十、揭露黑暗现实与歌颂“光明世界的曙光”·····	(235)
第三编 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文学·····	(247)
一、在“新的世界”中去写“新的人物”·····	(248)
二、在革命战争烽火里的人物·····	(258)
三、反映土地改革运动和生产斗争的小说·····	(268)
四、国统区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小说塑造人物 的新成就·····	(281)
结 语·····	(306)
后 记·····	(312)

序 论

一

历史的步伐，缓慢艰难而迅速平顺、迂回曲折而坦荡笔直、沉重执滞而轻松快疾……它的进程，似乎往往是令人感到意外的偶然；然而，透过那杂沓纷乱的行迹，人们可以探寻到它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来。

文学的进程，也不能例外。

作为文学的一种主要体裁的我国小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从古代小说到近代小说，逾越了千年的历程，才进入了它自身的新阶段——现代小说。

中国古典小说，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从她的萌芽到雏形，从雏形到成熟，从成熟到发展，从发展到繁荣，从繁荣到衰弱，是相当复杂的渐变和突变、稳定和超稳定、对立和渗透转化、保留和克服等扬弃过程。鲁迅在考察了中国小说变迁的历史之后写道：“许多历史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二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孳杂。然而就并不进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

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文艺，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如此。”（《鲁迅全集》第九卷第301页）“反复”也好，“臃杂”也好，不光是中国文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应该是所有人类文化思想发展的特点，中国只不过是比别的国家和民族发展缓慢一些罢了。要求旧的文化、旧的思想、旧的小说，当新的来了之后，一下子就销声匿迹、烟消云散似的泯灭，不留一点痕迹，那是不了解社会意识形态发展规律性的空想。

新的文学，是在它的母体里孕育；近代小说是在古代小说的母体里孕育；现代小说，也是在近代小说的母体里孕育而降世。

中国的古典小说萌芽于神话传说，春秋战国的散文寓言，也带有小说的叙事写人的因素。到了魏晋产生了笔记小说，由于社会的动乱，宗教迷信的盛行，以及士大夫的避开政治和成为政治资本的清淡风气，清高的品格，衍生了志怪和志人小说。虽然情节简单，人物刻画是粗线条的，但小说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出现于文学之林。唐代的传奇，是文人有意的小说创作，想象、文采、描绘的细致，给小说创作以深远的影响。宋话本小说以听觉为审美特征的说书形式的兴起，形成了重故事情节叙述的小说传统。元至明初，

“话本”的加工和再创作，使我国古典小说获得了重大的发展。《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小说创作，标志着我国小说的新时期。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的萌芽，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的扩大，如《西游记》《金瓶梅》等长篇的白话小说，给我国小说带来了新的繁荣。短篇小说则以“三言”，“二拍”为台柱，建起了短篇小说的华丽殿堂。

清朝的长篇小说《红楼梦》、短篇小说《聊斋志异》，把我国古典小说推向最高峰。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的阶段。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带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色彩。十九世纪末，清朝廷更加腐败无能，我国有志之士掀起了改良主义运动的波浪。这时期文学的反帝爱国主题之中，渗进了迷惘悲凉，怨恨不满的情调。戊戌维新的失败和庚子事变的发生，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出现一个高潮。这时期的文学，随着反帝爱国的烈焰，这方面的思想在作品表现得也更为浓烈。揭露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官场的黑暗，如卖官鬻爵、贪赃枉法、穷奢极侈、鱼肉百姓、互相倾轧、荒淫无耻的种种丑态，在近代文学，特别是小说，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的所谓谴责小说，形成了近代我国小说的新特色。此外如《文明小史》、《活地狱》、《绘画后官场现形记》、《特别新官场现形记》、《官场怪现状》、《六路财神》、《官场笑话》、《官场离婚案》、《官场风流案》、《傀儡记》、《无耻奴》、《宦海》、《宦海升沉录》、《宦海风波》、《绿林变相》，《乌龟变相》等等都集中暴露和讽刺了官场的黑暗和丑恶。

近代小说的反帝反封建主义的积极意义，开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河。“五四”新文学对于近代进步文学的继承性，首先表现在思想内容上，即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的精神上。

在近代文学的形式上，那时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梁启超的浅显文言“新文体”；严复、夏曾佑强调写

小说要用“与口说之语言相近”的语言，强调叙述描写的细微。他说：“衍一事为数十语，或至百语、千语，微细纤末，罗列秩然。”这在当时，虽反响不大，但对“五四”运动主张白话文，却有其积极影响的。改良主义的思想家们以白话为维新之本，狄平子写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中提到梁启超常对他说：“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强调要重视语言文字问题：“文字不如语言，然语言力所被不能广不能久也，于是不得不乞灵于文字。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说末由。”他在《小说丛话》中又说：“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

十九世纪末叶，创作小说形成了中国小说历史上最繁荣的一个时期。小说作品的繁多，小说理论和历史的研究，为现代小说的诞生作了准备。而外国小说的翻译，也起了催生作用。文学翻译的兴起，有利于打破闭关自守的状态，林纾的劳绩使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文学沟通起来。最早翻译外国作品的译者之一的徐念兹，翻译军事小说《新舞台》，校阅中译外交小说《外交秘钥》、润词译了侦探小说《黑蛇奇谈》。从一八七五年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翻译小说达六百多种，《鲁滨孙漂流记》《海外轩渠录》等。复译本多则三、四种，如《茶花女遗事》，林纾译本之后，南社文学家苏曼殊也想重译。明清最早出现的翻译小说，是英国小说《昕夕闲谈》。译者署名蠡勺居士。

从一八九八年到一九〇五年，梁启超和他的朋友在《清议报》、《新小说》杂志上登载外国政治小说的译本。这类

译作成为了晚清翻译小说的一个重点，如《经国美谈》、《十五小豪杰》、《美国独立记演义》、《瑞西独立警史》等。其中大多是资产阶级革命、冒险掠夺，以及所谓发愤图强的内容。

这个阶段，出现了风行一时的“林译小说”，那是我国文学翻译史上的光辉一页。林纾从翻译《茶花女》开始，在几十年间，据说共译外国小说一百七十一部，约千万字，其中英国作品九十九部（一百七十九册），美国作品二十部（二十七册），西班牙作品一部（二册），挪威一部（一册），希腊一部（一册）、瑞士二部（四册），日本一部（一册），还有国别不详，没有收集成册的短篇十五种。世界上的著名作家如莎士比亚、笛福、狄更斯、托尔斯泰、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雨果、欧文、史托活夫人、易卜生、塞万提斯、德富健次郎等的作品都包裹在林纾的译作之中。

从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为止，主要是翻译介绍俄罗斯文学作品和弱小民族作品，外国短篇小说也和中国读者见面。鲁迅和周作人翻译《域外小说集》。全书译作十六篇，有英、美、法、俄、波兰、捷克、芬兰、丹麦等国作家作品，鲁迅还译了俄国安特莱夫短篇小说《红笑》（部分），周作人还译了俄国阿历克赛·托尔斯泰的小说《银公爵》（即《劲草》）。²这阶段翻译俄罗斯文学是个普遍现象，如吴棣从日文转译了莱蒙托夫的《银组碑》，佚名译的托尔斯泰的《不测之威》，热质译的托尔斯泰的《娥眉之雄》，吴棣译的高尔基的《忧患余生》，亦称《该隐》。此外，苏曼殊、陈独秀合译的雨果的《悲惨世界》等。侦探小

说的翻译也泛滥起来。

在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七年的译作中，短篇小说占主要地位。周瘦鹃翻译出版的《欧美小说丛刊》，三册中有一册专收英、美、法各国以外的作品，^①有荷兰、西班牙、瑞士、芬兰等国作品。陈家麟、陈大镫合译的《风俗闲评》，第一次广泛介绍契诃夫短篇小说。

这些外国小说，富于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精神，具有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特色，这对中国现代小说有着启发和借鉴的意义。外国小说的表现形式灵活多样、艺术表现手法新颖丰富，创作流派各呈异彩，对中国古典小说从章回体趋于格式化是有力的冲击。外国小说增强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表现力，同时许多文学青年和作家，从中得到文学的滋养，如郭沫若把“林译小说”作为他最喜爱的一种读物；茅盾对“林译小说”作了热情的肯定；^②钱钟书说《林译小说丛书》另辟了一个与《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不同的新天地；庐隐在她写《海滨故人》前就几乎读完了所有“林译小说”。

我们肯定外国小说对我国现代小说的推动和影响，自然没有把我国现代小说的诞生，看成是全赖于外国小说的“天功”。外国小说是一个“外促”的因素和力量、条件，如果没有中国小说内部的因素和根据，单靠外国文学的刺激，也是不可能的。正如上述，近代小说的发展、繁荣，民主思想的激增，白话小说的兴起，到了晚清，近代小说发展到繁荣的新高峰期；但另一方面，近代小说从谴责小说堕入“黑幕”小说，言情小说走上“鸳鸯蝴蝶派”小说，神魔公案小说演变为武侠、侦探小说，尽管这类小说，也不能一概排

斥，视如敝屣。就以“鸳鸯蝴蝶派”小说而言，白话语言的使用，小说的通俗化、与小市民的进一步结合，形式和表现上的改变，对中国现代小说有所裨益。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古典小说已经走向衰落，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潮流，即使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思想，也在反帝反封建的冲锋号角中，显得低沉、微弱，他们在文学上无力创造崭新形式。

辛亥革命后出现的言情、哀情、艳情、黑幕、侦探等小说，它反映了封建士大夫意识和小市民情趣的结合，是“小说界革命”流产后的怪胎。以文言文为工具的古典小说形式，也很难充分表现现代思想和现代人的心灵、生活，小说现代化的要求，日益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小说的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二

新小说在近代小说母体里孕育，包含着正向和反向两方面的意义。正向指新质的积累，反向是消极元素的积淀，从相反的方向促使新质的成形。

这里着重谈消极元素的积淀：近代小说在反帝爱国内容增长的同时，也增长了封建复古主义和殖民地买办文化，这表现在小说领域即是黑幕小说、游戏小说之类。一九一四年，《繁华杂志》创刊号上宣称：“……容我著书消岁月，管他飞檄动兵戈，醉心权当中山酒，一册编成一月过。不志兴亡志滑稽，仰天狂笑碧空低。陆危时局何堪忆？游戏文章尽有题。……谁道书成了无益，茶余酒后尽人欢。”在深重

的民族危机之中，它以玩世不恭、无功利的超脱姿态出现，小说不过是“游戏文章”，娱目赏心的消遣品罢了。

“鸳鸯蝴蝶派”比这早几年露出苗头。一九〇八年吴趼人的《恨海》，是作者在“救世之情竭，而后厌世之念生”情绪中的产物。“恨”的已经不是社会的腐败，却是儿女“私情”。过两年，王蕴章编的《小说月报》创刊，大力鼓吹这类小说，到了一九一四年《礼拜六》、《小说丛报》相继问世，此类刊物达十六种之多，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又有《小说海》、《妇女杂志》、《消闲钟》、《小说新报》等期刊出现，这一类小说具备了新的现代小说的因素。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以一九一一年出版的徐枕亚的《玉梨魂》为代表。作品写的是才子何梦霞和佳人（一个寡妇）殉情故事。一九一五年，他又写了一部《雪鸿泪史》，作者假托是何梦霞的日记，这两部小说甚为畅销。周瘦鹃的《此恨绵绵无绝期》、《恨不相逢未嫁时》、韦士的《两全难》、瞻庐的《蜜月泪别》、徐卓呆的《微笑》，虽不尽相同，但大抵描绘性爱，渲泄不健康的感情，对社会上的广大青年是一帖腐蚀剂。

之后，盛行的是黑幕小说。一九一六年十月间，《时事新报》开辟“上海黑幕”专栏，这类小说便炽极一时。所谓“黑幕”，多是妓院生活。警梦痴仙（即孙玉声）写的《海上繁华梦》、《续海上繁华梦》，共两百回。他的《海上十姐妹》，揭露女拆白党以色媚人劫取金钱的真相。李涵秋的《广陵潮》、《雌蝶影》；叶德身的《社会罪恶史》；张春帆的《九尾龟》；朱瘦菊的《歇浦潮》、《剩粉残脂录》、

《此中人语》；包笑天的《上海春秋》、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姚鹓雏的《恨海孤舟记》等。这类小说，写妓院歌场的生活，对不满的人用谩骂口吻，攻讦阴私，展览罪恶，变成了黑幕小说。

署名“平江不肖生”的向恺然、陆士谔等人的作品是黑幕小说的代表作，尽收入《绘图中国黑幕大观》及《续集》里。收的作者达一百七十人之多，作品七百二十四篇，内容分政界、军界、商集、党会、匪类、报界、僧道、慈善事业等类。编者说编此书“意在揭发全国社会射影含沙”之事，魑魅魍魉之形，使“幕中人知所惧而幕外人知所防”（《序一》）。但它抨击的锋芒，并不专对封建军阀的反动政客、帮闲文人及社会渣滓，而是以揭露为名，用以威胁榨取的手段。更有甚者，作者自然主义地渲染夸大罪恶丑行，简直成了教人“杀人放火奸淫拐骗的讲义”（宋云彬：《“黑幕”书》）。

由于西方侦探小说的输入，中国侦探小说也扩展其波纹，广为流行。程小青算是这方面的能手，他陆续写了几十部《霍桑探案》。霍桑是中国的“福尔摩斯”。其他如陆澹盦的《李飞侦探案》、孙了红的《侠盗鲁平奇案》，辛亥革命之后，武侠小说流行起来，如《江湖奇侠传》和《血滴子》，流传最广。这类小说是因袭模仿明清侠义小说，情节曲折离奇，宣扬因果报应、封建迷信。艺术上千篇一律，陷入公式化的死胡同。

鸳鸯蝴蝶派小说，在结构、布局、语言等方面摹仿西洋小说，打破中国小说直线叙述的传统叙述方法，也穿插议论和抒情，在长篇心理刻画和场景描写上，也运用西方小说手

法，同时，他们还提倡过白话和短篇小说，其中有些作者是颇有才华的。他们的文学主张，也不尽相同，有的并不否认小说的社会功利性，不能统统打入“游戏文学”的“冷宫”。如说：“小说界于教育中为特别队，于文学中为娱乐品，促文明之增进，深性情之戟刺，抗心义侠，要离之断头何辞，矢志国难，……”（瓶庵：《〈中华小说界〉发刊词》、原载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中华小说界》第1期）。有的人基于“文化救国”的思想，提出要“以美的文艺，发挥奋斗精神，激励爱国的情绪，以期达到文化救国的目的。”（范烟桥：《不惜珊瑚持与人——〈珊瑚〉发刊词》）这虽写于三十年代，但也可见这一文艺流派主张的复杂性。对于语言，主张变文言为俗语：“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语之文学。”（《〈小说画报〉短引》，载一九一七年一月《小说画报》第一号）对于这些侦探小说，也确实有“能增长智慧”的作用（元觉：《敬告小说作者》，原载一九三三年二月廿一日《小说月报》）。

“鸳鸯蝴蝶派”小说，虽从反面帮助了现代小说，如文学研究会便把这一流派，当作批判的靶子，加强了“为人生”的文艺观，但这类小说，也有正面的素质，有提供给现代小说的一点好处。我们应该看到现代小说的反向发展中，也包括着正向的元素。

三

现代小说的正向发展中，还有南社的功绩。这是辛亥革命前成立的一个文学团体。首先应该提起的是苏曼殊的小

说。他曾和陈独秀合译雨果的《惨世界》（即《悲惨世界》），从一九一二年开始发表小说，大部分是短篇。《断鸿零雁记》（发表在《太平洋报》上）具备了长篇的规模。这篇作品写的是女主人公雪梅殉情的故事，含有悲观的成份。雪梅自生母弃养以后，伶仃愁苦，“已无复生人之趣”。她的继母，又是个见利忘义、寡恩无爱的女人，更使她感到微命如缕，悲观厌世。雪梅是“我”（作品中的三郎）的未婚妻，她父亲（亦即“我”之父）在世时许配的。“我”年渐长，久不与雪梅相见，后委身空门。三郎辗转外地，回归拜见家母，与一女子静子相见。静子花容玉貌，慧骨天生，母欲纳为媳，而三郎表示终生不娶，过些时，三郎到乳媪旧屋，心里矛盾，百绪交加，但到雪梅旧屋，她已含恨逝世。作者写道：

既至雪梅故宅，余伫立，回念当日卖花经此，犹如昨晨耳，谁料云鬓花颜，今竟化烟而去，吾憾绵绵，宁有极耶？“嗟乎！雪梅亦必当怜我于永永无穷！余羁縻世网，亦恹恹欲尽矣……”

作者写得如此缠绵悱恻，情愫缱绻。结尾哀伤：“踏遍北邙三十里，不知何处葬卿卿？”“读者思之，余此时愁苦，人间宁复吾匹者？余此时泪尽！自觉此心竟如木石，决归省吾师静室，复与法忍束装就道，而不知余弥天幽恨，正未有艾也”。此外还有《绛纱记》（一九一五年在《甲寅》杂志上发表）写蒋瑛，少从容澹静。乡里人谢翥，和蒋瑛有旧恩，召第三女秋云和瑛相见，意甚恋恋。瑛不顾，秋云以其骄

尚，私送出院，解所佩琼瑶，于怀中探绛纱，以授瑛。不多久，天下扰乱，飘流东南亚等国，“寻内渡，见经笥中绛纱犹在，颇涉冥想，遍访秋云不得，遂抱羸疾”。“我”和蒋瑛至交，去英国回香港，船上遇见秋云，遇难，未死。后“我”辗转至苏州，在酒楼下，听酒贩说有广东人流落此处，按址寻找，确是蒋瑛。她问“我”秋云下落，“余乃重述秋云家散，至星嘉坡苦寻梦珠及遇难各节，”蒋瑛听罢悄然。“我”又到香港，访了秋云，同秋云重至苏州寻蒋瑛，到寺庙，蒋瑛已坐化。

秋云步至其前，默然无一语，忽见其襟间露绛纱半角，秋云以手挽出，省览周环。已而，伏梦珠怀中抱之，流泪亲其面。余静立，忽微闻风声，而梦珠肉身忽化为灰，但有绛纱在秋云手中，……

“我”后也落发为僧，路过广东，途中见两个尼姑，其中一人便是秋云。“余将欲有言，两尼已飘然不知所之”。其中所写，都是悲剧性人物。

苏曼殊这两篇虽都用华丽的文言文所写，然富浪漫主义色彩，以第一人称写法，在小说形式上，亦有变化，《断鸿零雁记》以“章”联缀已初步改变了“章回”体。主观抒情性浓厚，这对现代化小说之产生，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近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中间环节。后又发表《天涯红泪记》，此稿未完，（一九一四年发表在东京出版的《民国杂志》上）。和《焚剑记》等。

一九一六年苏曼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碎簪记》，